

子华子十卷外四种

公
𠂔
𧇖
𠂔
三
齋

公孫龍子卷上



顛三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輩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

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

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
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
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
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
下焉

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
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

類三

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
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
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
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
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

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

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

仲尼曰必

也正名手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

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

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

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

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

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

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夫是仲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
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
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
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
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
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
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

顛三

二

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
龍白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
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
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
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

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
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
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
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
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
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
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
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
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
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

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

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

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

於是尹文曰使

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

顛三

三

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

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

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

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

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

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
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
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
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
至然與意之所思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

未至大道

齊國失政敢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不說其由乎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
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
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
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

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
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
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
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
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
顧法則國無政故聖陪故龍以子之言有似
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
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
惡類能而仕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

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

曰何哉曰馬

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

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沉

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

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

曰有白馬

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既有白馬

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

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

何也

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

白馬黃黑馬不可致

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

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使白馬乃馬

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

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
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
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
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
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
何可私其親黨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
而疎於天下乎

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

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

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

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

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

若命乎故守白命馬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
昔非能致衆馬審矣

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

為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

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

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元無色而獨

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

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馬者馬與白也

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

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

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馬未

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

馬未可

此實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

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

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實難也曰以有

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

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為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

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

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則黃馬

為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

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

言亂辭也黃白色也眾馬形也而強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

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
槨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
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
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勒
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
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
黃取白倖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
亂之甚矣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
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
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爲
白是離
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
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
馬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
白色故曰
也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
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

皆親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

矣定白在馬者乃馬之也白也安得自為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

黃黑皆所以應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

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白馬者

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

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

黨其所私而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

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

乎所私獨應命物適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

足增禍不能靜亂也白馬非馬色不取於白者是非有去也故曰

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疎之在

人私親而皆疎則疎者叛矣疎有離叛則親

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
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
屬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
親在踈而無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捨於親
疎所以四海同
親萬國共貫也

公孫龍子卷上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公孫龍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

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

天下無指物無

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